

歷史與空間

從「十里洋場」到東方明珠

新中國成立前，上海就已經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進出口貿易大港，在世界上佔有舉足輕重的顯要地位。但是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，上海卻被稱為十里洋場、冒險家的樂園。上海當時的繁盛奢華，與廣大辛勤勞動的人民大眾無關。1949年上海解放前，她是一小撮中國反動統治者、大資本家，加上到上海來淘金吸血的許多外國侵略者巧取豪奪、尋歡作樂的「天堂」世界。

舊上海的租界，是外國列強恣意侵略、掠奪、剝削、欺壓中國老百姓的一種畸形制度。1845年，腐敗的清政府屈辱地出租國家土地求榮，英租界首先在上海開設。不久，美租界、法租界也相繼設立。1937年日寇侵華期間，強佔開北、虹口一帶，日軍盤踞在上海北四川路、楊樹浦等地，雖未明確搞日租界，但這一地區有明顯的日租界色彩。日寇早有吞併中國之野心，只因當時還未公開與美、英宣戰，所以還不能完全闖進英、法、美租界裡為所欲為。但是，日寇經常用各種方式滋擾租界，製造事端，使租界裡的中外居民也不得安寧。賣國賊汪精衛到上海後，日本政府出錢，讓汪逆在上海設立日偽特務機構「七十六號」，專門捕殺愛國的共產黨人和各界抗日分子，公然在中國土地上對中國公民實行法西斯專政，真是令人髮指！因駐地放在滬西極斯斐爾路76號而得名的這個日偽特務機構，是殺人不見血的閻羅殿。

上海歷史上原本是一個長江口的小漁村，而近代蛻變成了東方大碼頭、中國經貿中心，真是滄桑巨變。而這塊中國寶地，卻因當年中國統治者的腐敗昏庸，竟被資本主義列強長期佔領瓜分，成為中國人民的奇恥大辱和心中永遠的痛。

明明在中國土地上，上海租界和日佔區的主權，卻淪落在帝國主義列強之手。國

民黨政府雖在租界裡設有一些機構，但真正的行政管理實權操控在外國人手裡。租界裡有租借國的治外法權，另搞一套對該國自己有利的法律、監獄、稅收、政權機關和武裝力量，中國人不得過問，儼然成了國中之國，中國人民的主權在這裡喪失殆盡。

看看租界裡外的馬路名字，什麼霞飛路、麥特赫司脫路、辣斐德路、開士威克路、巨潑來斯路、貝當路、白克路、麥根路、勞勃生路、狄思威路、亨利路、林肯路、威妥瑪路、哈同路、施高塔路、派克路、愛多亞路、康腦脫路、福煦路、魏德邁路……等等。上海馬路名稱一般用中國省、市、縣名來命名的，例如南京路、福建路、廣東路、漢口路、九江路、紹興路、蕪湖路、大連路等等。而上述路名，則是西方國家的人名，有的還是侵略者頭目的名字。很明顯，從這些當年的上海地名上，我們可以看到那時上海的殖民地色彩何等濃重。上海南京路外灘一座大樓現名和平飯店，原名沙遜大廈，就是當時用外國人名命名的，還有什麼哈同花園之類，都與外國人有關。在上海解放前，無論租界還是非租界，整個上海洋氣十足，社會上權貴富豪和地痞流氓胡作非為，瀰漫着紙醉金迷、奢侈腐臭的惡濁空氣，所以才會產生上海是「十里洋場」這樣的特別稱謂。

一個堂堂大國的第一大都市，變異為十里洋場，帝國主義侵略者和來此淘金的大官僚資本家、黑幫流氓聚集，實際上成了一個黑色大染缸。拚死拚活在此埋頭苦幹，只為掙點活命錢的幾百萬勞苦大眾，卻成了這幫中外侵略者和權貴們的魚肉盤剝對象，棲身於污水橫流的棚戶貧民窟裡受盡煎熬。

七十年前，上海於1949年5月獲得真正的解放。上海勞動人民當家作主，人民政



■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。 作者提供

府真心為人民服務，迅速地逐一地清除舊上海的殖民化色彩。就以上海路名來說，上述那些由外國人命名的路名全部取消，代之以表示新中國特徵的新路名。那條霞飛路，改名為淮海路，是為紀念淮海戰役而命名的。現在的上海淮海路，是一條僅次於南京路的繁華商業大街。原來的大上海路，曾被蔣介石改名為中正路，解放後改名為延安路，是以革命聖地延安命名的。這條馬路，是從外灘經市中心溝通東西的重要馬路，這條馬路的黃浦江越江隧道，可以直達浦東新區。有些新修的馬路，如普陀區1953年修築的一條馬路，命名為志丹路，用的是陝西省志丹縣地名，而志丹縣是以人民英雄劉志丹命名的。上海這條志丹路，與人民英雄劉志丹結緣了。在上海浦東陸家嘴江邊上，一座造型新穎獨特的高大電視塔拔地而起，被命名為東方明珠電視塔。現在，東方明珠電視塔已成為上海的新地標，每天夜晚，以綺麗的光彩照亮着充滿生機活力的嶄新大上海。

從十里洋場到東方明珠，上海曾經遭受過殖民地的屈辱，這段歷史永遠不應忘記！只有在解放後，有了一個強大的祖國，上海才能蕩滌盡身上的污泥濁水，徹底地去殖民化；上海人民才能當家作主，獲得真正的新生，把大上海建設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上名副其實的東方明珠。

字裡行間

王韜的冶遊嗜癖

課堂上，一直着重講述王韜的《循環日報》，和他的政治理念，對他那些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在，甚少置喙。無他，嫌太風花雪月和不文而已。但對他這方面的研究自認亦有些心得，在前幾年一個研討會上，宣讀了一篇《冶遊無悔：王韜早年的社會生活》。主要是反駁了一些學者對他的誤解。如內地的張海林：

「（王韜的）正統華夷觀，與現實生活的矛盾以及事業的困頓，使他陷入了精神的苦悶。……悲之大，愁之深，心理傾斜之嚴重，都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……王韜需要找到一條排解愁鬱的管道。他找到了醇酒婦人。」

又如台灣的姚海奇：

「生性甚狂，目空餘子，每易為人暗中簸弄，加上時運不濟，故致仕途不遂，因而常思買醉黃墟，寄情青樓，憂憂度其餘生。」

根據我的研究，「買醉黃墟」、「寄情青樓」，實是他兼具中國傳統文人詩酒風流的特性。只要證之他在鄉間的情史，和赴試金陵時，即初嘗狎妓之樂，自此勾出



■這書論及王韜、張愛玲，頗有見地。 作者提供

他「好女人」的本性來；將他說成是「仕途不遂」、「事業困頓」、「精神苦悶」，而以酒色來解悶，顯非事實。

近讀一部書，《易代文心：晚清民初的海上文化續編與新變》（呂文萃著，台北：聯經出版，2016年），對王韜這「德性」，便有深入的鑽研。呂文萃指，王韜受清·余懷記述秦淮河畔青樓文化的《板橋雜記》影響，而寫出《海陬冶遊錄》。不錯，王韜雖仿余體，而內容不少卻是他的親身涉獵。

呂文萃說，一八七九年王韜因《普法戰紀》一書，名滿東瀛，受邀訪日，遊覽諸名山勝境，「更與眾多新舊派仕紳菁英聚談冶遊，詩文贈答往還」；最特別的還是，王韜依循日文人成島柳北的漢文著作《柳橋新誌》所載的豔跡，浪遊一番，為他在暢遊東京著名的風月區新橋、柳橋時，提供了按圖索驥「殊鄉風月」的門徑。他寫的《柳橋豔跡記》，「即是柳橋青樓風月的全景式描繪，文中多處段落與成島柳北《柳橋新誌》初編文字雷同。」

可見王韜對柳橋豔遊，對成島柳北的描繪，深有體會。

成島柳北家，世代為幕府儒官，自幼熟讀儒家經典，通漢文。明治維新後，終生不仕新朝。明治十年（一八七七）創刊《花月新誌》詩文雜誌，專載花月風流韻事。成島柳北與王韜同一時代，兩人性情相同，但王韜雖得睹成島柳北著作，但兩人是否得晤，一同挽臂同遊，暢飲擁美，詩文唱和，惜無文獻可證。

王韜浪跡內地香港日歐美，是他的本色，也是中國傳統文人的固習。呂文萃說他「文人積習猶深，冶遊嗜癖不減」，這一點，與我「英雄所見」。

呂文萃這書，有兩章述及張愛玲的：「香港的文學『易』代——從王韜到張愛玲」、「五評《紅樓夢》，三棄《海上花》？」——張愛玲的人情文學系譜」，俱值得一看。

粵語講呢啲

論打仔5:成吉思汗打仔;上家打仔下家乖;未開年唔打仔



「疊（dip6）」可解作堆聚和敲打。口語中，廣東人會在這兩個意思上通過變韻母而讀成「搵/韋/揸/搵/沓（dap6）」。在眾多的「借字」中，「搵」和「韋」最為普遍使用，尤其前者。

圖中父親用拖鞋使勁「打仔」，致令汗珠不斷揮灑。這種「流汗」的樣子，廣東人叫「大汗淋漓」——由「大汗涿涿」（「涿」讀「岑/心1-4」）和「香汗淋漓」演變過來，又叫：

大汗「搵」細汗
意思是大小汗珠堆聚在一起。對於「老豆打仔」，廣東人有時會說成：

老豆「搵」仔
由於「成吉思汗（1162—1227）」是蒙古一族中的「大汗」（古代西域和北方各國對君王的稱呼；「汗」讀「寒/hon4」），有人便稱其子為「小汗」或「細汗」，那「成吉思汗打仔」就相當於「大汗搵細汗」了。通過調變，「君王」的「汗/hon4」變成「汗水」的「汗/hon6」，人們也就用上以下歇後語來形容「大汗淋漓」的樣子：

成吉思汗打仔——大汗搵細汗
由於「成吉思汗」是「鐵木真」的稱號，所以坊間有以下的版本：

鐵木真打仔——大汗搵細汗
網上也有以下的版本：

蒙古王打仔——大汗搵細汗
「成吉思汗」是蒙古開國君主，可不是唯一的君主；還有從「蒙古王打仔」的字面看不出「流汗」情況，所以筆者不認同此版本的存存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斯「打仔」，等同「虐兒」；就算是在法律上容許父母「打仔」的台灣，這也屬違法。

飯局或賭局中，坐在自己左邊的人叫「上家」，坐在自己右邊的人叫「下家」。廣東人也會叫「左鄰右里」（「左鄰右舍」）做「上下家」，與此相關的有以下一個俗語：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詩語背後

守護香港・大集會及其他（三）

綜合前文所述，香港問題錯綜複雜，核心不是街頭暴力，而是社會治理。暴力是表象，治理是根本。民怨淤積而久不得疏解，反映了治理的扭曲和失效。條例的火頭，遇上民怨的乾柴，被暴力製造者所利用。

關於當前亂局，有一個廣泛流傳的三段論表述：多年來香港在眾多國際競爭力排行榜位居前列，全賴良好的管治水平、法治基礎、營商環境及監管制度。現實的政治危機，正動搖着這一系列核心競爭力，導致經濟環境惡化，進而傷及香港筋骨。政府負管治之責，應設法讓社會回復平靜。

照此邏輯，香港過去的成功，都歸於良好的管治。其實，香港這個彈丸之地，被歷史選中而走向成功，更多的是國際關係博弈中的一個偶然。與其說是積極管治的產物，不如說是自然生長的結果。以自由為主臬，無為而治，是解開香港之謎的終極鑰匙。回歸二十多年來，積極不干預主義大行其道，特區政府偶有幾次大作為的政策，都以無所作為而告終。技術官僚慣於以行政思維處理政治問題，風平浪靜時很有效率，一旦遇上大的政治風波，難免退失據，寬嚴皆誤。

香港的危機，並非始於今日之亂。長期以來，過分強調「兩制」，強調「不變」，使得香港越來越不適應因中國崛起而帶來巨大變化的發展環境。「一國兩制」的制度紅利，把香港養成了溫室裡的花朵。當新加坡、韓國、日本、俄羅斯等周邊國家，都因應中國的崛起而調整政策時，香港還津津樂道於「河水不犯井水」，把強起來的中國視為威脅而不視為機會，自矜於自己的特色和模式。口口聲聲保持特色，參照系卻是過去的港英管治。試想，即便港英管治是成功的，時過境遷，豈能以不變應萬變？歷史上更加成功的貞觀之治、康乾盛世，不也被放入歷史的博物館了嗎？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香港體量不大，對外依存度高，與內地融合發展已深入方方面面，何以閉關自守？

英國全球政策與分析智庫「歐亞未來」負責人亞當·加里（Adam Garcia）一針見血地指出，世界一直在變，而一些香港人故步自封，對「想像過去」比「適應未來」更感興趣。他們從中國為全世界帶來積極影響的改革開放政策中，沒有學到什麼東西。

這種不適應，體現在各個層面。社會矛盾一直在積累，中央政府愛屋及烏，不斷出台挺港惠港政策，卻被大商家「截糊」，市面上維持着表面的繁榮，特區政府意識不到危機。基層民眾可走

的路卻越來越少，影響決策的渠道也不通暢，上流無望，上書不達，危機便暗生了。

人心的隔膜，是這種不適應的根源，也是它的結果。網上流傳一篇討論兩地關係的文章，作者是內地來港的專業人士。開篇就講，香港和深圳實際上是一座城，所謂羅湖橋，就是一座不到一百米的小橋，深港之間，很多地方就是一條小河溝。很多香港人，包括中環寫字樓裡的高級白領，他們甚至從沒有去過深圳，但對深圳（實際代表着內地）卻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畏懼和鄙視，說深圳社會治安多麼壞，多麼髒亂差。香港經濟這些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加上政治摩擦，市民的心情並不愉快。整個社會徘徊停滯，戾氣瀰漫，族群撕裂，在媒體煽惑下，一些人逢中必反。香港並沒有牆，但不少港人心中有一面牆，把自己同內地分隔開來。

心牆之下，顧影自憐，終會局限自己的視野。不能擁抱新的發展機遇，再雄厚的家底，也經不起折騰。走過千山萬水，香港能到今天不容易，未來的命運，莫非真受阻於這面心牆？

走過千山一面牆
未曾開口已心涼
由來多少滄桑事
堪與他人論短長

六年前，「佔中」運動尚在醞釀中，香港本土作家陳冠中發表《我們這一代香港人：成就與失誤》的長文，深刻剖析了戰後嬰兒潮一代的特點及其對香港社會的影響。文章指出，我們的一些作為，決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。我們這一代人的問題是太自滿於自己的優點，卻看不到內部的盲點，更落後於急劇變化的外部形勢。對於香港的前途，陳冠中說，相信香港不會像揚州、威尼斯般，由區域樞紐都會一落千丈只剩下旅遊。不過看到英美一些工業城市一衰落就是幾十年，也有可能香港轉型需要漫長的一段時間。

文章對香港的批評已然不客氣了，更有意思的是，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作為「港獨」思潮氾濫的重災區，在Facebook發表這篇文章時，寫了一段發人深省的按語：對香港現狀有興趣的人不得不看這篇。所謂本土城邦派，最大的害處是把香港所有的問題指向內地人，然後好像香港本身是個神話，只要把內地人都趕走，把香港鎖起來，這個神話就得以永續。這分明是無視了我們一路走來的錯誤，忽視了香港政府甚至香港人

對這個城市應有的責任。

香港已經走到臨界點，何去何從？此次修例風波，暴露了香港經濟社會結構中的深層問題：香港的自由資本主義已經完全蛻變為壟斷資本主義，發展方向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。對這種管治模式進行根本性改造，是治國理政繞不開的大課題，也是香港繼續繁榮發展的保障。

怎樣走出當前困境，各利益攸關方尚未達成共識。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約翰（John P. Burns）形象地說：「香港，像巢破了，一行一行的螞蟥，找出路，也想盡一點力。」顯然，香港面臨的問題，不是單純的守護可以解決得了的。或者說，守護香港，不應消極固守，而應積極前行。話事者要始終掌握主導權，不能跟着暴亂者的議題走，既不要一味遷就，也不要意氣用事，更不要幸災樂禍。

鬧事的主要是年輕人，但問題的根源不在年輕人，不能把工作思路建立在打壓年輕人上。首先要把少數暴徒與二百萬香港青少年分開，並將矛頭對準在年輕人背後鼓動他們、利用他們的勢力。對年輕人要進行價值觀引導，更需要對他們的處境抱有同理心。今天的香港，並不是一個對年輕人友好的城市。那些熠熠生輝的高檔場所，紛紛擾擾的城中話題，沒有幾個是屬於年輕人的。可是，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。修例風波中那句「聽日香港，我哋話事」的口號，若從一語雙關的角度去理解，成年人聽來也許不舒服，長遠看卻是無須證明的事實。香港的前途，需要刮骨療毒，去腐存菁，重新煥發年輕人的生機活力，再現東方之珠的青春風采。

對此，我是審慎樂觀的。審慎者，蓋因香港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既得利益者數量多能量大，處理起來有諸多投鼠忌器的地方，稍有不慎，滿盤被動。樂觀者，緣於中央的戰略定力，國家的發展潛力，兩地人民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。

風波尚未平息。當務之急，是止暴制亂，恢復秩序。特區政府正常運轉，有效施政，是一切變革的前提。大亂之後，必有大治。登高遠眺，莫為浮雲遮望眼，風光無限。填一闕《憶江南》，描述此情此景，以表祝願——

千般恨，
把盡倚南窗。
日出雲開風雨去，
船來舟往客行忙。
極目是香江。